

錢鐘書

钱钟书选集

小说 诗歌 卷



钱钟书选集

小说诗歌卷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钟书选集·小说诗歌卷/钱钟书著.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1.9

ISBN 7-5442-1954-2

I. 钱… II. 钱… III. ①钱钟书-选集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③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604 号

QIANZHONGSHU XUANJI

钱 钟 书 选 集 (全两册)

作 者 钱钟书
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
封面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0.5
字 数 82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954-2/I·373
定 价 55.00 元 (全两册)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短篇小说

《人·兽·鬼》序·····	(3)
《人·兽·鬼》重印本序·····	(4)
上帝的梦 ·····	(6)
猫 ·····	(18)
灵感 ·····	(58)
纪念 ·····	(76)

长篇小说

《围城》序 ·····	(101)
《围城》重印前记 ·····	(102)
《围城》日译本序 ·····	(104)
《围城》德译本前言 ·····	(106)
《围城》正文	
一 ·····	(107)
二 ·····	(126)
三 ·····	(144)
四 ·····	(197)
五 ·····	(216)

六	(263)
七	(295)
八	(333)
九	(358)

附录

记钱钟书与《围城》	杨绛 (398)
-----------------	----------

诗 歌

《槐聚诗存》序	(421)
还乡杂诗	(422)
玉泉山同绛	(422)
秣陵杂诗	(422)
伦敦晤文武二弟	(423)
牛津公园感秋	(423)
新岁感怀适闻故都寇氛	(424)
赠绛	(424)
四言	(424)
牛津春事	(424)
莱蒙湖边即目	(425)
读杜诗	(425)
哀望	(425)
将归	(425)
巴黎归国	(426)
昆明舍馆作	(426)
心	(426)
寓夜	(427)
午睡	(427)

苦雨·····	(427)
滕若渠饯别有诗赋答·····	(427)
发昆明电报绛·····	(428)
杂书·····	(428)
对月同绛·····	(428)
待旦·····	(429)
游雪窦山·····	(429)
宁都再梦圆女·····	(429)
吉安逆旅作·····	(430)
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	(430)
山中寓园·····	(430)
窗外丛竹·····	(430)
己卯除夕·····	(430)
夜坐·····	(431)
新岁见萤火·····	(431)
愁·····	(431)
傍晚不适意行·····	(431)
笔砚·····	(432)
读报·····	(432)
小诗五首·····	(432)
山斋晚坐·····	(432)
山斋不寐·····	(433)
遣愁·····	(433)
山斋凉夜·····	(433)
晚步·····	(433)
中秋夜作·····	(434)
偶书·····	(434)
绛书来云、三龄女学书、见今隶朋字、曰、此两月相 昵耳、喜忆唐刘晏事成咏·····	(434)

十月六日夜得北平故人书·····	(435)
题燕谋诗稿·····	(435)
庚辰除夕·····	(435)
上元寄绛·····	(435)
当子夜歌·····	(435)
哀若渠·····	(436)
留别学人·····	(436)
骤雨·····	(437)
辛巳除夕·····	(437)
有感·····	(437)
立秋晚·····	(437)
示燕谋·····	(438)
沉吟·····	(438)
赠郑海夫朝宗·····	(438)
伤张荫麟·····	(438)
答叔子·····	(439)
赠宋悌芬淇、君索观谈艺录稿·····	(439)
斯世·····	(439)
乡人某属题哭儿记、儿从军没缅甸、其家未得耗、叩 诸乩、神降书盘曰、归去来兮、胡不归·····	(440)
春风·····	(440)
病榻闻鸠·····	(440)
病起·····	(440)
答悌芬·····	(441)
中秋夜月·····	(441)
生日·····	(441)
清明口号·····	(441)
陈病树丈祖壬居无庐图属题·····	(441)
空警·····	(442)

拔丈七十·····	(442)
还家·····	(442)
暑夜·····	(442)
秋怀·····	(443)
中秋日阴始凉·····	(443)
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勘订谈艺录 ·····	(443)
草山宾馆作·····	(443)
赠乔大壮先生·····	(444)
叔子索书扇即赠·····	(444)
谢振甫赠纸·····	(444)
寻诗·····	(444)
答叔子·····	(445)
生日·····	(445)
刘大杰自沪寄诗问讯和韵·····	(445)
答叔子花下见怀之什·····	(445)
叔子重九寄诗见怀、余久未答、又承来讯、即和其韵 ·····	(446)
苏渊雷和叔子诗韵相简、又写示寓园花事绝句、即答、 仍用叔子韵、渊雷好谈禅·····	(446)
大杰来京夜过有诗即饯其南还·····	(446)
容安室休沐杂咏·····	(447)
重九日雨·····	(448)
置水仙种于瓦盆中、覆以泥、花放赋此赏之·····	(448)
向觉明达属题 Legouis 与 Cazamian 合著英国文学史 ·····	(448)
赴鄂道中·····	(449)
叔子五十览揆寄诗遥祝即送入皖·····	(449)
渊雷书来告事解方治南华经·····	(449)

龙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即追和其去年秋夕见怀韵	
.....	(450)
偶见二十六年前为绛所书诗册、电谢波流、似尘如梦、	
复书十章	(450)
秋心	(451)
松堂小憩同绛	(451)
叔子病起寄诗招游黄山	(451)
答燕谋	(451)
喜得海夫书并言译书事	(452)
叔子书来自叹衰病迟暮余亦老形渐具寄慰	(452)
叔子书来并示近什	(452)
再答叔子	(452)
偶见江南二仲诗因呈振甫	(453)
老至	(453)
王辛笛寄茶	(453)
辛笛寄诗奉答	(453)
振甫追和秋怀韵再叠酬之	(454)
西蜀江君骏卿不知自何处收得余二十二岁所作英文文稿、	
藏之三十年、寄燕谋转致并索赋诗以志	(454)
燕谋以余罕作诗寄什督诱如数奉报	(454)
陈百庸凡属题出峡诗画册	(454)
寄祝许大千七十	(455)
马先之厚文属题诗稿	(455)
大千枉存话旧即送返美	(455)
阅世	(455)
代拟无题七首	(456)

短篇小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在沦陷区上海，创作了《上帝的梦》《猫》《灵感》和《纪念》等四个短篇；一九四六年结集为《人·兽·鬼》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就成为作者文学生涯中惟一一本短篇小说集。

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以非凡的机敏睿智和辛辣犀利的笔锋，扫描出抗战时期上层知识界的人生剖面 and 众生相，对社会世态作了入木三分的揶揄、调侃和针砭。使这些小说成为中国现代讽刺艺术史上的珍品佳作。

为了保持《人·兽·鬼》一书的原貌，本书在辑录这四个短篇的同时，把该书的原序和重印本序，仍予留存，供读者参阅。

《人·兽·鬼》序

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这本书有一天能够出版，序是免不了的。

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兽，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抔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惟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四月一日

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灵感》曾在傅雷、周煦良两先生主编的《新语》第一、第二期发表。《猫》曾在郑振铎、李健吾两先生主编的《文艺复兴》第一期发表。出版事宜又承徐调孚先生费力。并此志谢。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一月三日

《人·兽·鬼》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想不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物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词，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

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大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像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灵感》有捷克语译本，见捷克《外国文学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灵感》和《纪念》有英语译本，见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中短篇小说选》。

上帝的梦

那时候，我们的世界已经给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训练得驯服，沿着创化论、进化论、层化论、优生学、“新生活运动”的规律，日新月异。今天淘汰了昨天的生活方式，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生活和文明瞬息千变，变化多得历史不胜载，快到预言不及说。那时候，人生历程的单位是用“步”来计算；不说“过了一年”，说“又进了一步”，不说“寿终”，说“行人止步”，不说“哀悼某人逝世”，说“百步笑五十步”——笑他没多向前进几步。在男女结合的集会上，贺客只说“双飞”，不说“双宿”；只有少数守旧的人还祝这对夫妇“保持五分钟热度”，这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百年偕老”，明知是不可能的空话。但是这种进步的世界有一个美中不足，一切近百年史、五十年来的“文化检讨”、日记、年谱、自传、“我的几分之几的一生”，以及其他相类含有讣告性的作品，都失掉了作用。幸亏那时候的人压根儿就没工夫看书。至于写这类读物的作者呢？他们运气好，早抢先在二十世纪初叶投了胎，出世了，写了，死了，有人读了，没人读了，给人忘了。进化的定律是后来者居上。时间空间演化出无机体；无机体进而为动植物；从固定的植物里变出文静、纠缠住不放的女人，从活泼的动物里变出粗野、敢冒险的男人；男人女人创化出小孩子；小孩子推演出洋娃娃。所以，至高无上的上帝该是进化最后的产物。不过，要出产个上帝谈何容易。历史上那一个伟人不在娘胎里住过十月才肯出世呢？像现在有四万万互相残害的子孙的黄帝，就累他母亲怀了足足二十个月的孕；正位为太上道德真君的老子也在娘胎里住了八十年，然后呱呱下地，真是名符其实的“老子”了。所以当天演的力

量，经过数不清的年头，创化出一位上帝时，人类已在这世界里绝迹了——也许就为“双飞”而不“双宿”的缘故。甚至进化论者也等不及了。因此，这个充满了物质的世界同时也很空虚，宛如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愚人的头脑。

正在深夜。古旧的黑暗温厚地掩覆住衰老的世界，仿佛沉重的眼皮盖在需要休息的眼睛上。上帝被天演的力量从虚无里直推出来，进了时空间，开始觉得自己的存在。到此刻，自古以来神学家和玄学家的证明，情人、战士、农人和贫苦人的祈祷，总算有个主儿。但是，这许多虔诚的表示，好比家人寄给流浪者的信，父母生前对于遗腹子的愿望，上帝丝毫没有领略到。他张开眼，什么都瞧不见。身子周围的寂静，无边，无底。已消逝的人类的遗习，在上帝的本能里半醒过来，他像小孩子般害怕，要啼哭。然而这寂静好久没给人声打破，结成了胶，不容许声音在中间流动。上帝省悟到这身外的寂静和心里的恐怖都是黑暗孵庇的。他从此恨黑暗，要求他所未见过、不知名的光明。这要求一刻强于一刻，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忽然黑暗薄了一层，夜减少了它的压力，隐隐露出高山深谷的轮廓，眼睛起了作用，视野里有了收获。这使上帝开始惊奇自己愿力的伟大。他想，他不要黑暗，黑暗就知趣让步。这还不够！本来望出去什么也没有，现在他眼睛所到，黑暗里就会生出东西，庞大地迎合着自己的目光。以前人类赞美万能创世的歌声，此时在上帝意识层下似乎又颤动着遗音和回响。

上帝也有人的脾气，知道了有权力就喜欢滥使。他想索性把黑暗全部驱除，瞧它听不听命令。咦！果然一会儿东方从灰转白，白里透红，出了太阳。上帝十分快乐，他觉得这是他要来的，听他的吩咐。他给日光射花的眼睛，自动地闭上，同时心里想：“好厉害的家伙！暂时不要它。”说也奇怪，果然眼前一切立即消灭，只见一团息息不停地泛出红色的黑暗。到此地步，上帝对自己的本领和权力，不能再怀疑了。既然闭上了眼便能去掉光明，这光明准是自己眼睛里产生的。不信，试张开眼睛。你瞧，这不是太阳？那不是

山和水？都千依百顺地呈献在眼里。从前公鸡因为太阳非等他啼不敢露脸，对母鸡昂然夸口，又对着太阳引吭高叫，自鸣得意。比公鸡伟大无数倍的上帝，这时候心理上也就和他相去不远，只恨天演的历程没化生出相当于母鸡的东西来配他，听他夸口。这可不是天演的缺陷，有它科学上的根据。正像一切优生学配合出的动物（譬如骡），或者受人崇拜的独裁元首（譬如只有一个睾丸的希特勒），上帝是不传种的，无须配偶。不过，公鸡般的得意长鸣，还是免不了。所以上帝不由自主哈哈大笑，这笑在旷野空谷里起了回声，使上帝佩服自己的声音能变得这样多，放得这样大，散得这样远。

这位上帝真不愧进化出来的。他跟原始人决然不同。他全没有野蛮人初发现宇宙时的迷信和敬畏。他还保持着文明人惟我独尊的自信心。野蛮人随时随地相信有神道，向它屈服拜倒。上帝只发现了自己的伟大，觉得能指挥万物，无须依赖任何人。世界随他的视线蜿蜒地伸出去；脚走到哪里，地会跟到哪里，只有地平线向后退，这也表示它对自己的畏却。一切都增进他的骄傲，培养他的虚荣。他忽然需要一个伴侣。在这广漠的世界里，一个儿待下去怪乏味的。要一个伴侣来解闷儿。上帝因此考虑这个伴侣该具有的条件。他的结论虽没有下面所说的那样明白，大意是相同的。

第一，这伴侣要能对自己了解。不过，这种了解只好像批评家对天才创作家的了解，能知而不能行。他的了解不会使他如法创作来和自己竞赛，只够使他中肯地赞美，妙入心坎地拍马；因为——

第二，这伴侣的作用就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该对自己无休歇地、不分皂白地颂赞，像富人家养的清客，被收买的政治家，受津贴的报纸编辑。不过，自己并没有贿赂他，这颂赞是出于他内心的感激悦服；所以——

第三，这伴侣该对自己忠实，虔诚，像——像什么呢？不但天真未凿的上帝不会知道，就是我们饱经世故，看过父子、兄弟、男女、主仆、上司和下属、领袖和爱戴者之间种种关系，也还不知道像什么。